

# 三

# 卷九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絳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九十三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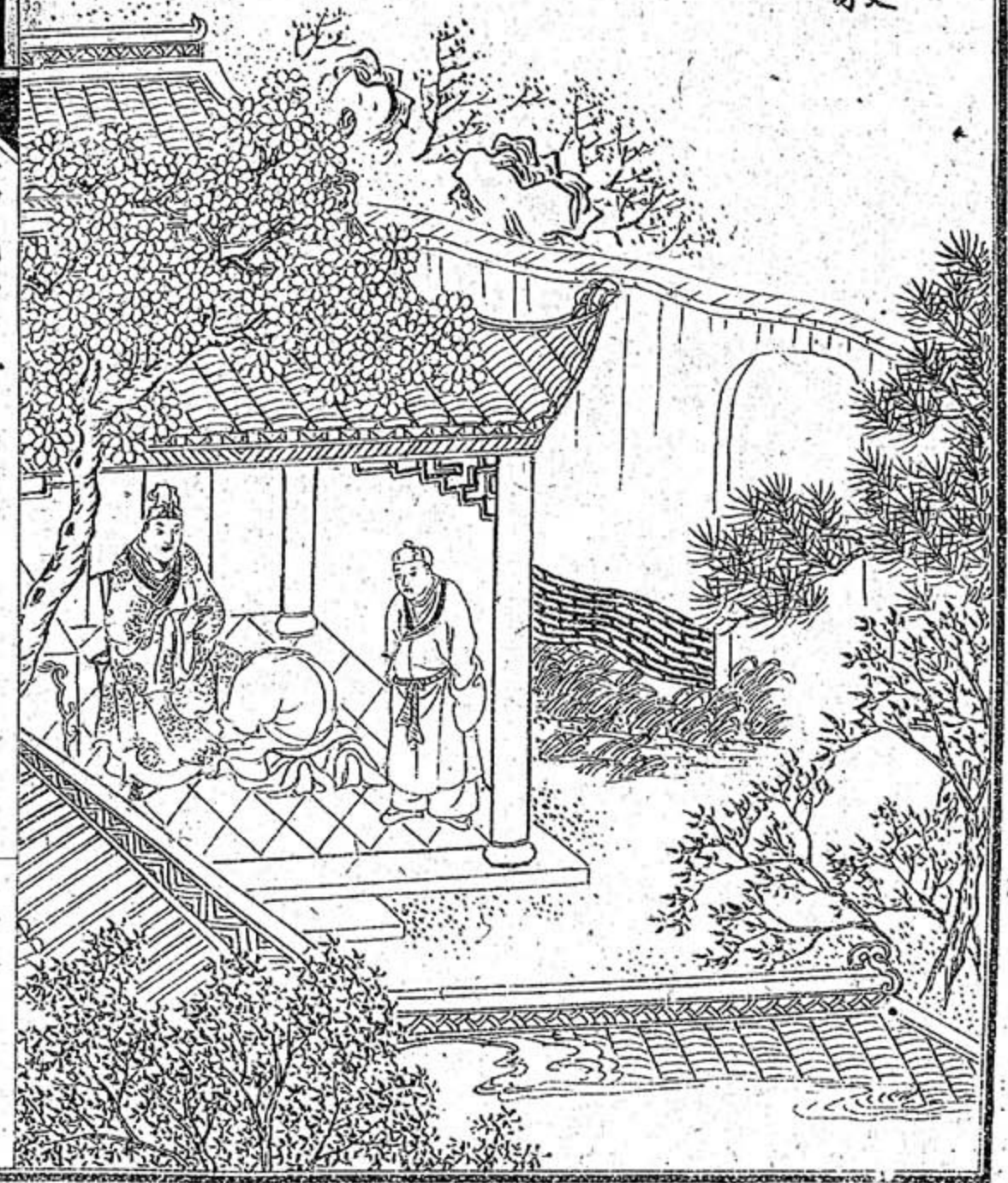
此書能...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護花主人評 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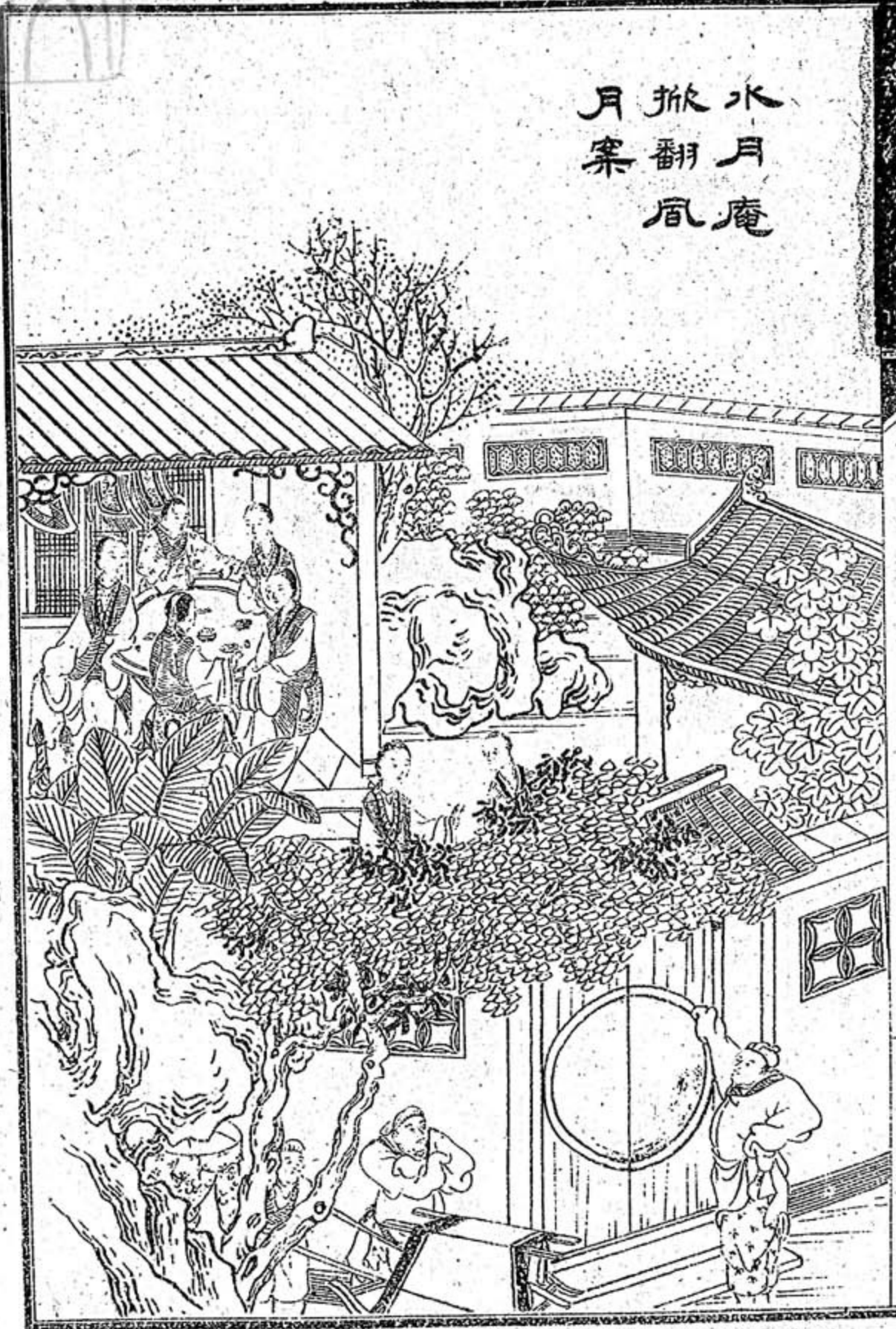


東洋圖書印

甄家僕投  
靠賈家  
門



水月庵  
掀翻風月案



增評補圖大觀錄 九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卻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分付道。今日臨安伯那裏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人回道。奴才會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著。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著。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著。只見兩個管屯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叩了頭。旁邊站著。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著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裏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裏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拏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裏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著走。幾

正在熱鬧時故請酒者亦皆公侯伯也

鳥家莊後復有郝家莊接連看來可見命名之妙令我思進孝想是郝莊頭所經管者是以比他不上以上結紫英一段文以下接賈璉辦車夾敘臨安府看戲一

天下竟有此沒王法的

始知道上的此等通病不自今日始矣  
北人擊車南人捉船  
借端滋事難以枚舉  
衙役之毒甚矣哉  
民食肉糜皮骨生  
心快於書為開文  
其此等皆著書正  
周瑞旺兒皆係買府  
中信託家人其不守  
規矩者猶如此他可知矣

從寶玉眼中為琪官  
出色一寫盡為末卷  
埋根也

總為此人再錄張本

以為那人託身地步

嚴節議論有不觸不  
得之妙  
且綴著人向在大  
觀園中  
不知寶哥之人材  
還比得過他否  
前於兒打結子時  
云寶兒不知誰此  
誰家兒嫁他不知  
對家兒嫁他不知  
等照其用筆用意相

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著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拏去向拏車的衙門裏要車去。并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閒吃糧。不管事。因分付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著。也回到自己房裏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裏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拏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裏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裏。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著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著。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的。拏

著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二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砂。鮮潤如出水芙蓉。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子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裏。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寶玉因眾人在座。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裏掌班。頭裏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裏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掌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得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竝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著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孤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椰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

此齣戲作者如何  
想出來真妙到無可  
名言

後來的樣子先做與  
寶玉一看  
形容細刻

為娶人伏棍日後  
情形已在臺上演  
出雖四夫優婦婢居  
然對玉人亦稱其匹  
詩詞不如音律一概  
風靡俱在戲子之下

外頭一語寫盡積弊

以上將辦祭車一段  
文字結住  
以下接包勇投買府  
一事  
特寫衣飾重之也

倘來看佛面比比皆  
然

花。字。大。有。著。落。占。字。不。必。說。矣。  
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  
走。于是賈赦又坐了一回果然蔣玉函扮著秦小官服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  
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着花  
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響亮口齒清楚按腔落  
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  
常戲子可比因想著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  
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  
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  
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  
向賈璉問起祭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拏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  
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拏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  
頭既是老爺府裏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  
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裏老爺看破些可  
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裏作怪賈璉道

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  
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裏去賈璉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  
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黨的花名册子拏  
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  
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分付了一  
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著毡帽身上穿著一身青布  
衣裳腳下穿著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個揖眾人拏眼上上下下打量  
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呢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拜有家老爺手書  
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上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  
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  
政拆書看時上寫著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  
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才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  
人尚慤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

反映下文

不知後來尊府上卻  
賴此人不少

十六個字寫出一條  
大好漢來作者特筆  
因後趕賊先寫包勇  
形貌宛然梁山泊好  
漢兒女場中不可無  
英雄氣象

簡爽其音

真心待人是反招出事  
來半生憤懣今日得  
開大教  
可知存心太真亦是  
世上行不去的

此問亦因平日聽說  
是以急於一證

犬

鏡花水月之文是假  
是真是一是二  
女子也鬼怪也估價  
也其撥一也

同樓看册而真者雖  
悟獨述幡然歸正苦  
海中豈少慈航要在  
自行發解

可知引誘而動心者  
仍未悟女子之即鬼  
怪耳附驥耳

以上結包勇投買府  
一段文字為後文伏  
根  
以下接水月菴買芹  
一節事

字也而曰不成事體  
一發令人可疑

### 敘不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卻的分付門上。叫他見我。且畱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叩了三個頭。起來道。

淡、淡、然、一、筆。

亦來有明路。

有不願用之意。

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暴眼。闊額長髯。氣色粗黑。垂著手。站著。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處你不肯去。這裏老爺家裏。只當原在自己家裏一樣。

老先且慢說。

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為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

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很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的急死。裝裏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裏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著他到了一座廟裏。見了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册子。又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著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殼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裏用著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著。退下來。跟著這裏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裏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門上的八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寫著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裏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

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裏的骯髒話。賈政道：「拏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寫。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著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著：

的還是沒名揭帖話

頭名帖子其毒等於射工放箭極云畏人之多言

翻得得意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裏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倡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文。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著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甯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遂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士，向來你也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裏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這怎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著，只見賈蓉走來，拏著一封書子，寫著『二老爺密啓』。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裏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裏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菴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閒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有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諒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閒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眾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裏歇著，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吃著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吃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倒，不如猜拳罷。』誰輸了吃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鬧混吃的，不像。且先吃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著吃去，我也不管。』正說著，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裏賴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吃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

補敘菴中情事

為芳官洗刷乾淨

看來妖嬈二字人所愛何幾乎芹前賈府作消寒會已十一月朔此復作十月月中旬於十一月倒不合當作十一月月中旬必有脫

女尼女道陪酒唱曲與女優何異華芳官竟作鴉翠之態大書特書此時之芳官恐寶玉叫之亦不來矣而況於芹乎

偏要口強

賴大辦事能

辦事能而且簡捷

其意若曰將來不知到什麼田地呢

就此說來佈置得頗不錯

主意真不妥然鳳姐再不想其如此也

還是那一夜驚恐之餘

平生不修心事事不敲門不吃驚

餛飩無門惟人自召

藉如何辦法

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裏大怒爲的是賈政分付不許聲張只得含糊嬉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裏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道大爺在這裏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裏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道天色不早了快快的好趕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著大走驟押著趕進城不提卻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裏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嘆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裏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裏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菴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著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倫或芹兒回來也不用說明著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著心裏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著只得隱忍慢慢的走著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裏頭先是平兒知道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懺懺的總沒精神正是掛記鐵檻寺的事

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貼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畱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菴裏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菴的事情這一嚇直嚇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菴裏不過是女沙彌道士的事奶著什麼急鳳姐聽是水月菴纔定了定神說道匪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呢是饅頭菴平兒笑道是我頭裏錯聽了是饅頭菴後來聽見不是饅頭菴是水月菴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刻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著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骯髒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裏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分付這些人不許聲張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拏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著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正說著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雜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



說要將芹兒一究

遇說得有些意思麼

是全流是

只心 甚得

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明日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著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裏要人。想著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裏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裏。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著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著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菴裏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自己瞧去罷。」便從靴掖兒裏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擲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竝沒得罪人。為什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趟。竝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著問我。姪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著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著只管叩頭。滿眼流淚。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準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

現有對證還要辨到那裏去

此句最是要著省卻無數葛藤保全無數

向奴才叩頭芹兒自願甘為下流種子殊無足惜

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嗒們的事多著呢。倒不如趁著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著若混過去。可以就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證。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麼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著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叫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菴裏的時候。他們正在裏面吃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著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是芹哥兒在家裏找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嗒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著他教你。你就跟著他說罷。賈芹又叩了一個頭。跟著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叩頭。賴大說：「我的老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不法胥役之指官擾累。與不肖子弟之藉勢放縱無異。故以縣役搶車為賈芹鬧事作陪襯。

寶玉忖度誰家女兒。得嫁蔣玉函。不為孤貧。豈知嫁玉函者。即是自己平日最愛最親之婢女。是側筆映照法。

賈府無數美婢。惟襲人得所。玉函占花魁一齣。是正筆映照法。寫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藝氣象。

甄家抄沒。是賈府前車。今賈府禍事不遠。故借薦來包勇口中提明。

包勇述說甄寶玉病中夢醒。忽然改變性情。惟知念書為事。且能料理家務。賈政便默想一回。試思賈政因何默想。絕不再問。中間暗藏無限情事。讀者須心領神會。勿被作者瞞過。

沁香鶴仙已被賈芹勾上。其餘女尼女道。亦俱放縱不堪。獨芳官一人涅而不淄。人固可愛可敬。文亦省卻無數累筆。

水月菴平兒誤說饅頭菴。以致鳳姐驚昏嘔血。不是平兒口誤。卻是暗中有

鬼。

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八十六七回為一段。寫薛蟠之以賄翻案。妙玉之以色走魔。中間夾敘黛玉撫琴。引起下文。八十八回為一段。敘佳兒悍僕。伏異時中舉糾盜之根。八十九回為一段。寫寶黛癡情。九十九回為一段。敘夏金桂之淫蕩。邢岫烟之涵養。薛寶釵之持重。九十三回為一段。寫巧姐幼慧。賈芹敗事。中間夾敘母珠聚散。甄家抄沒。引出賈府不祥諸事。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十三終

東洋圖書印

賞花  
費母  
賞花  
賞花  
賞花

